

熊十力别集 原儒

熊十力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高原创性的哲字之一 湖北黄冈人 曾参加武昌起义和护法运动 2020年入南京支那内学院研究佛学 2021年至五十年代末到北京大学任教 抗战期间曾在四川复性书院讲学 晚年定居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“特别邀请人士”身份参加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后被选为政协第一、二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熊十力先生学贯古今 融会中西 出入佛道 取精用弘 而要归于儒 兼“中体西用”模式对佛教唯识论加以改造 创发以“性理”为本体的哲学体系。

原儒

熊十力 著



熊十力别集

原儒

熊十力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原儒/熊十力著.

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6

(熊十力别集)

ISBN 7-300-07186-4

I.原…

II.熊…

III.儒家—研究

IV.B222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9549 号



熊十力别集

原儒

熊十力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发行热线:010-82503022

编辑热线:010-82503013

网 址 <http://www.longlongbook.com>(朗朗书房网)

<http://www.crup.com.cn>(人大出版社网)

<http://www.itmet.com>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960×635 毫米 1/16

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张 23 插页 2

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320 000
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题 记

本书上卷,作者于一九五四年作于北京。本书下卷,作者于一九五五年秋至一九五六年夏作于上海。此据一九五六年上海龙门书局印本点校。作者在是书中阐发了他的新儒学观,对内圣外王思想作出了独特的诠释。

回忆父亲熊十力

父亲经常回忆自幼家贫，幼年丧父。随父就读一年，学无常师，只靠自学。他一生著作甚多，少量出版，后来仅靠亲友赞助出版。他最大的希望，就是自己的著作能够广为流传。虽然在他晚年，满腹学问无人可传，可他还是坚持写书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父亲去世后，港台陆续出版了父亲的部分著作。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，新儒学受到各方关注，中华书局等先后在北京、上海、河北、辽宁、深圳等地出版了他的专著，湖北还出版了《熊十力全集》。

父亲的一生，就是学习和创新、奋斗的一生。

1917 年，他参加护法运动，佐孙中山幕。因所见所闻所思所感，颇觉失望，遂决意弃军政向学，研读儒佛，以增进国民道德为己任。

1918 年，他的第一部书《子真心书》整理成集出版，蔡元培先生为之作序。

1919 年暑，读梁漱溟先生《究元决疑论》，遂从津至北京，两人当面探讨佛学，从而结交成半个世纪的终身挚友。

1920 年，入南京支那内学院，学习佛学。在欧阳竟无大师门下，深叩内典，专攻法相唯识学，草成《唯识学概论》。读书三年，他在儒、释、道、耶及汉宋诸学都有了初步比较和研究，还钻研了西方哲学。

1922 年，经梁漱溟先生推荐，父亲被蔡校长聘入北大讲授唯识学。因不满佛家性寂、因缘、轮回之说，决心自创新说，欲直书己见，逐步走上了自成一家的道路。

1923年,《唯识学概论》重新整理、撰著,是年10月,北京大学出版部为之印刷(署名熊子真)。

1924年,更名熊十力,取自沈约《内典序》,是佛典中赞颂佛祖释迦牟尼之语,也有“兴度之业既深,十力之功自远”之说。

1925年,为讲因明学(古印度逻辑学),从秋到冬埋头攻读。次年,他的《因明大疏删注》,由北大印成讲义,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同年,第二种《唯识学概论》印行,他由佛归儒,自创《新唯识论》,奠定了新儒学的基础。

1932年9月,经过十年的刻苦钻研,《新唯识论》终于出版,马一浮先生为他作序。

在北大的36年,是父亲一生中最为关键重要的阶段,在学术上精益求精,对儒家学说观念的研究有建树、有创新,著作颇丰,培养多位学生成材成名,他本人也成长为知名学者、教育家和哲学家。没有北大,也就没有熊十力的《新唯识论》;没有蔡先生知遇之恩,也不会有熊十力。

父亲一生倡导不断学习,1954年,他在北京什刹海为张中行写下:“每日于百忙中,须取古今大著读之,至少数页,毋间断。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,更须钻入深处,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。甲午十月廿四日,于北京什刹海寓写此。漆园老人。”正是他自己学习的写照。

父亲一生爱国,1902年,他投笔从戎入武昌新兵营,后奔走反清,参加辛亥革命。1937年,七七事变,父亲于7月8日乘煤车逃离北平南下。日军对武汉大轰炸后,1938年春,携母亲及我妹再光入川。先住重庆璧山中学,迁来凤驿,继续研究学术,给邓子琴、钱学熙、刘公纯等讲民族精神、种原及通史。自信日本人不能亡我国家,亡我民族,亡我文化。是夏整理出《中国历史讲话》,约六万言。同时,作有《中国历史纲要》,并与老友居正、方东美交往、讨论。

1939年夏,应马一浮先生之约去复性书院讲学。后遭日寇轰炸,积稿尽焚,衣物全毁,左腿被炸伤。悲愤有余,遂返回来凤驿,和梁先生及他的学生们一起,住在西寿寺破庙中。

抗战时期，生活很不安定，物价飞涨，艰难度日，但他埋头写作，不求名利。他没有一日不讲学，没有一日不修改他的《新唯识论》，从不灰心丧气。休息时还常常对着山谷高声呼喊，四面回响，似催人奋进，总是给人一种勇猛精进、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。

解放后,父亲有幸安心著作,不受运动干扰,他写出了《体用论》、《原儒》、《明宗篇》、《明心篇》、《存斋随笔》等。今天,为了普及新儒学知识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选校了父亲的几种著作出版,使人欣慰。借此感谢北京大学、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老师们和出版界的朋友搜集、出版父亲的著作、资料和传播交流,奔走辛劳。

熊幼光

2006. 1. 12

原儒再印记

《原儒》书成，只印二百部储存。欲俟五六年内，《易经新疏》、《周官经检论》写定，方可聚而公之于世，此余之本愿也。故下卷初秋印就，犹未作发行计。不意秋后，忽患脑空，脑闪似极亏乏而不安，时以手抚摸，不得运思，不耐看书，吾时呼脑空。今夏，沪上酷热，报载为百年来所未有。余方念及《易疏》，种种思想，自由活动于脑际不可抑止，未几而疾作矣。心脏病复厉。余自度来日无多，遂决定以《原儒》再印发行。冬来脑空患稍减，而心脏病似少转机。汉儒卢植欲著礼书而竟不就，余今之厄，适与彼同。此亦无可奈何，安之而已。《大易》之道，通内圣外王而一贯，广大如天地无不覆载，变通如四时迁运无穷。大哉《易》乎！斯为义海。《周官经》乃春秋拨乱之制，所以为太平世开辟洪基，其化源在礼乐。乐本和而忘人我，仁也；礼主序而人我有别。然治人必先治我，义也。礼乐修而仁义行，万物齐畅其性，方是太平之鸿休，人道之极盛。若其制度，则依于均与联之两大原理。且先言均。均者平也。自然界可谓平乎？天险不可升，地险不可通，不平极矣。惟人克尽人能，人能见《易大传》。铁轨敷山，潜艇入海，而地失其险；飞机翔空，而天失其险。如是，则天地皆除其大不平，而底于平矣。人事之不平远过于自然，贫富智愚强弱种种区别，富夺贫，智欺愚，强侵弱，不平惨状无可形容。老子故有“天地不仁”之叹也。若非改制、更化，消除其不均不平而归于均平，人道之惨，其有止息之一日乎？次言联。人群涣散，各自私而不相为谋。既导之以建立新制，必勉之以互相联比，比者，互相亲辅义。弘其天地一体之量，天地一体，晚周惠子语。方可登人类于康衢。故均与联相辅而行也。均平之制本乎人情

原 儒 序

本书分上下卷。上卷《原学统》、《原外王》，下卷《原内圣》。

《原学统篇》约分三段：一、上推孔子所承乎泰古以来圣明之绪而集大成，开内圣外王一贯之鸿宗。二、论定晚周诸子百家以逮宋、明诸师与佛氏之旨归，而折中于至圣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赞称孔子为至圣。后世因之。三、审定六经真伪。悉举西汉以来二千余年间，家法之墨守，今古文之聚讼，汉、宋之嚣争，一概屏除弗顾。独从汉人所传来之六经，穷治其窜乱，严核其流变，求复孔子真面目，而儒学之统始定。

《原外王篇》以《大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运》、《周官》四经，融会贯穿，犹见圣人数往知来，为万世开太平之大道。格物之学所以究治化之具，仁义礼乐所以端治化之原。天地万物同体之爱，仁也。博爱有所不能通，则必因物随事而制其宜，宜之谓义。义者，仁之权也，权而得宜，方是义。义不违于仁也。老子曰“失仁而后义”，此不仁之言耳。失仁焉得有义乎？其流为申、韩非偶然也。乐本和，仁也；礼主序，义也。《春秋》崇仁义以通三世之变，《周官经》以礼乐为法制之原，《易大传》以知物、备物、成物、化裁变通乎万物，为大道所由济。《大传》曰：“知周乎万物”，曰“备物致用”，曰“曲成万物”及化裁变通云云，《原外王篇》释之已详。夫物理不明，则无由开物成务。《礼运》演《春秋》大道之旨，与《易大传》知周乎万物诸义，须合参始得。圣学，道器一贯，大本大用具备，诚哉万世永赖，无可弃也！本书言仁义礼乐，其辞皆散见。欲作《周官疏辨》更详之。

《原内圣篇》约分三段，从开端至谈天人为第一段，谈心物为第二段，总论孔子之人生思想与宇宙论而特详于《大易》是为第

三段,《原儒》以此终焉。《原内圣篇》皆是发《大易》之蕴,不独第三段文也,乃至《原外王篇》亦莫非根据《易》道,故第三段只云特详。

“大哉圣人之道!洋洋乎发育万物,峻极于天。”此《中庸》赞圣之辞,非真于圣学洞彻渊奥者,莫能言也。内圣外王大备之鸿规。本体现象不二,遗现象而求本体,是宗教之迷也。道器不二,道者本体之目,器谓物质宇宙。准上可知。天人不二,天者道之异名,是人生之大原也。人生与其所由生之大原不二,正如众沍与其所由生之大海水,不可析为二也。心物不二,心物,本实体流行之两方面。理欲不二,后儒严于天理、人欲之分。朱子“人欲尽净,天理流行”之说,乃理学诸儒所共宗也,然非孔子之旨。动静不二,动而不乱,是动亦静也;静而不滞,是静亦动也,大化流行之妙如是。人生不可屏动而求静,亦未可翳动而失静。知行不二,《中庸》言修学之方,曰“博学”、“审问”、“慎思”、“明辨”、“笃行”,此阳明子“知行合一”之论所祖也。《春秋》曰:“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”理论不践之于行事,则其理论空浮而无实,佛云戏论是也。德慧知识不二,正智无迷妄,与道德合一,故云德慧。通常所云知识,未足语此,而圣学则启导人深造乎知识即德慧之地。成已成物不二,治心养心之道,是成己之实基也;裁成天地,辅相万物,乃至位天地,育万物,是成物之极致也。人心与天地万物,本通为一体。故圣学非是遗天地万物而徒返求诸心,遂谓之学也。故字,至此为句。治心者,治其僻执小己之私,去迷妄之根也;养心者,充养其本心天然之明,而不遗物以沦于虚。不遗物以沦于虚,故穷物理,尽物性,极乎裁成辅相位育之盛。故成已成物是一事,非可遗天地万物而徒为明心之学也。成已成物,是人人所应自勉之本分事。三篇之文,其要旨可略言者,提控如上。余所不能详者,学者自求之六经可也。上卷以甲午春,起草于北京什刹海寓庐,中秋脱稿。约十五万余字。余始来海上,依吾儿居止。寓上海闸北青云路。乙未,以上卷稿印存百部。是年秋季,始起草下卷,今岁夏初脱稿。约十五万字。印存如前。从来治国学者,惟考核之

业，少招浮议，至于义理之言。不遭覆瓿，即是非纷至。余造《原儒》，宗经申义，言所欲言，上酬先圣，他非所计。老子不云乎：“道大，似不肖。夫唯大，故似不肖；若肖，久矣其细也夫！”夏历丙申，立秋日。公历一九五六年八月七日漆园老人序于沪西寓舍。

上卷初出，因评及孝治论，颇有议者。殊不知，纲常之教本君主所利用以自护之具，与孔子《论语》言孝，纯就至性至情不容已处，以导人者，本迥乎不同。中国皇帝专制之悠长，实赖纲常教义，深入人心。此为论汉以后文化学术者，所万不可忽也。纲常为帝者利用，正是凿伤孝弟，今犹不悟可乎？余谈历史事实，与毁孝何关？人类一日存在，即孝德自然不容毁也。十力附记。

目 录

题记	(一)
回忆父亲熊十力	(二)
原儒再印记	(五)
原儒序	(七)

上卷

绪言第一	(一)
原学统第二	(一四)
原外王第三	(九五)

下卷

原内圣第四	(一七四)
附录	(三一五)
编者后记	(三五二)

上卷

绪言第一

余年三十五，始专力于国学，实为哲学思想方面。上下数千年间颇涉诸宗，尤于儒佛用心深细。窃叹佛玄而诞，儒大而正，佛氏上驰于玄，然玄者实之玄也，游玄而离实，则虚诞耳。此意，难与佛之徒言。从来名士好佛者必抑儒，非惟不知儒，实未知佛耳。卒归本儒家《大易》。批判佛法，援入于儒，遂造《新论》。《新唯识论》省称《新论》。他处仿此。更拟撰两书，为《新论》羽翼。曰《量论》，量者知义，见《因明大疏》。量论犹云知识论。曰《大易广传》。两书若成，儒学规模始粗备。余怀此志，历年良久。向学已晚，成学迟而且孤。汪大绅自叹“学既成而日孤也”，大绅有卓识，独惜其未能超宋、明而上追洙、泗，未尽其才也。然《三录》在宋、明学中，规模较阔。

自四十五十以至七十之年，长厄于疾，又经国难，先后草创《新论》二本。文言本及语体本。最近乃就语体本删为定本，了此一段心事。《量论》早有端绪，原拟为二篇：曰《比量篇》，比量，见中译因明书。量犹知也。比者比度，含有推求、简择等义。吾人理智依据实测而作推求，其所得之知曰比量。此与因明不全符，只从宽泛解释。曰《证量篇》。证者知也。然此知字之义极深微，与平常所用知识一词绝不同旨。略言之，吾人固有炯然炤明离诸杂染之本心，其自明自了，是为默然内证。孔子谓之默识，佛氏说为证量。而此证量，无有能所与内外同异等等虚妄分别相，是造乎无对之境也。

《比量篇》复分上下。上篇论辨物正辞，实测以坚其据，实测者，即由感觉亲感摄实物，而得测知其物。《荀子·正名篇》所谓

五官簿之云云亦此义。此与辩证唯物论之反映说亦相通。推理以尽其用。若无实测可据而逞臆推演，鲜不堕于虚妄。此学者所宜谨也。

辨物正辞之学始于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而二经传记亡失殆尽，鲜可稽。据汉初司马谈言，六艺经传以千万数，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为群经所宗。而《易》尤尊于《春秋》。孔门三千七十之徒，其为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传记以记述与发挥师说者必不可胜数，惜乎吕秦、刘汉之际毁绝无余。晚周名学有单篇碎义可考者，《荀子·正名》、墨氏《墨辨》、《公孙龙》残帙及《庄子》偶存惠施义。韩非有综核名实之谈，此其较著也。诸家名学思想皆宗主《春秋》，大要以为正辞必先辨物。《春秋繁露》曰：“《春秋》辨物之理，以正其名。名物如其真，不失秋毫之末。故名贾石则后其五，《僖公十六年传》：闻其碇然，实也。视之则石，察之则五。言退鷁则先其六，《僖公十六年传》孔丛子平原君曰：至精之说可得闻乎？答曰：其说皆取之经传。《春秋》记六鷁退飞，睹之则六，察之则鷁。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，五石六鷁之辞是也。”五石六鷁之辞，据五官所感。《荀子·正名篇》言五官能簿记物象，如画师写实，正申《春秋》义。据此，《春秋》正辞之学，归本辨物。后来荀卿乃至墨翟等家皆演《春秋》之绪，以切近于群理治道，实事求是为归。从诸家孤篇残帙中考之，其宗趣犹可见也。孤篇如《荀子·正名》，残帙如《墨辨》等。宗趣犹云主旨。荀卿为七十子馀裔无待论。墨子曰：“夫辨者，将以明是非之分，审治乱之纪，明同异之处；察名实之理。处利害，决嫌疑焉。摹略万物之然，案即掌握自然规律之谓。论求群言之比。以名举实，以辞抒意。”详此所云，不谓为《春秋》之嫡嗣得乎？惟至惠施、公孙龙，似已趋近玄虚。而惠施能明于《易》，要非公孙之俦矣。明季傅青主独称道公孙，当名理衰绝二千数百年而有斯识，不得不惊其巨眼，然青主犹未能究宣其义。近自章太炎以来颇有引述庄子、惠施诸条加以训释，要皆章句之技耳。夫治古学者，贵乎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，而复验之于物理人事，辨其然否。循其真是处而精吾之思，博学于文，古者以自然现象谓之文。人事亦曰人文，

故博文为格物之功，非只以读书为博学也。曲畅旁通，推而广之。创明大义，得其一贯。孔子以述为作，道在斯也。名学倡于中国最早，诸家坠绪犹有可寻。余在抗日战前颇思作述，无何中原沦陷，急遽奔蜀，嘉州寇弹焚吾积稿，予念灰矣。旧业中弛，今衰难理。

下篇论穷神知化。神者，不测之称，所以形容变化之妙。穷神知化，见《易·繫辞传》。吾人如本诸一般日常经验的知识以测物，必有如是与不如是之分。如是，犹云如此；不如是，犹云反乎此者。申言之，即于一切物皆作固定相想。相者相状。后皆准知。作各各离异相想。今试深进而体察一切物，则知凡物皆属变动不居之过程，都无固定相，亦无各各离异相。一切物刹那刹那，变化密移，方其如是即已不如是，如是与不如是相反而相俱，相俱者，相反而实相成。盖莫得而分焉。如言物生，而当其生之一刹那顷却已即灭；如言灭已而次刹紧续前刹已有新生，是则生灭二相都不决定，亦互不相离异。例如麦禾并非以其初生时名生，亦非以其灰烬已尽名灭，实则麦禾从其由种生芽，由芽成禾，以迄灰烬垂尽，其中间所经历之长岁月中确是刹那刹那，才生即灭，才灭即生，未尝有一刹那顷守其故。麦禾经过无量转变，每一刹那顷新故推移皆无固定相可得，诡异至极。麦禾如是，凡物准知。然则变化之道，非通辩证法固不可得而明矣。大地上凡有高深文化之国，其发明辩证法最早者莫有如中国。羲皇画卦在洪古期岂不奇哉！辩证一辞并非始于外方。《广雅》：“辩，变也”，《易·坤卦·文言》“犹辩之不早辩也”。《荀》本辩作变，古以辩字与变字互通，最有深意。辩本有对，而必归和同。宇宙间变化之道亦犹是。辩证语源极可玩。

余尝言，宇宙论中此宇宙是广义，即通本体与现象而言。无对与有对相反也；而无对统摄有对乃反而相成。统摄者，统谓统一，摄谓含受而主领之也。后凡言统摄者，皆仿此。

本体是无对。本体之流行至健无息，新新而起，其变万殊，是名为用。用既万殊，便是有对。由体成用，即无对已含有对，相反在是。然赖有此反，乃以显发本体之盛德与大化。用毕竟

不违体，故曰无对统摄有对。

无限与有限相反也；而无限统摄有限，乃反而相成。

体唯浑全，故无限；用乃分化，即有限。然有限之诸行相，行相者，行是迁流义。相者相状。从一方面说，无始时来恒是刹那刹那，才生即灭，都无故物暂住，或疑灭灭可怖。从另一方面说，无始时来，故故不留，新新而起，实乃生生不已。生生不已者，有源而不竭也。源不竭者，其源非外有。盖其本体内在之源深远而无穷尽也，是则无限有限正以反而相成，故曰无限统摄有限。

克就用言，心物相反也；而心统摄物，乃反而相成。

心有主宰义及升进等义，物有坠退性。心本虚灵，无在而无不在。中译《楞严经》，七处徵心等文，善发斯旨，可玩。物成形象，有方所。心物相反甚明。然心能斡运乎物，斡者，主领义及运转义。改造乎物，物亦随心转而浑融无碍，是则心物毕竟不二，故曰心统摄物。

能质亦是相反相成。兹不及详,其馀问题尚多,学者触类而通可也。

附识：体用本不二而亦有分，心物本不二而亦有分，此是哲学追本穷源到尽头处，吾数十年体认至此，深得《大易》之启发，识得有分，即见矛盾，此中有无穷义蕴难道得。

人生论中,天人相反也;而人道统摄天道及反而相成。

说者曰：天人之际苟求其异，异即相反。则其义广远至极，难以析举。必不得已而欲言之，略陈以二：一曰，天道高明悠久无穷，高者绝对之称；明者虚灵，无杂染故。悠久者，至诚无息；无穷者，盛德妙用无穷尽故。而人生陷于有对之域，不得无穷，其异一。二曰，天道鼓万物，一切任物之自然，非为斯人之乐利而始生物也。万物诚有可资益于人，其危害于人者则尤多而且厉。天人之不相为谋也彰彰矣，其异二。

答曰：尽言天道乃宇宙本体之称，非谓神帝。吾子之论，似亦见及此，惜乎其未彻也。未彻者，犹未免视本体为超越于人类而独在，惊叹其无穷，是犹宗教以神道统治人道之馀习也。如其实悟吾人之真性即是遍为天地万物本体，天地万物之本体即是